

洪岩 著

changzheng



changzheng



长征到长征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长征到长征

洪岩 著

中国音乐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吴书杰

封面设计：杨大昕

长征到长征

洪岩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7.25印张 138千字

1991年3月北京第1版 199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,500册 定价2.75元

前言后语

天上的星星会陨落，地上的红星永存。

天上的星星不可及，地上的红星闪烁在人间。

中国，当她还在沉睡的年代，洒落在罗霄山上、云贵高原、陕北黄土地、长征途中的红星，留在人间的是血，是爱，是情。

中国，当她进入社会主义时代，从流血的长征到流汗的长征，光照大地的红星，是热，是汗，是恋。

本书主人公，正是这么一些来自大半个中国，经历半个世纪的人生风云，血沃中华大地，砸碎一个旧世界，创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英雄。他们只在共和国的史册上，留下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红军；他们只在共和国的国歌上，留下一个共同的声音——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。

本书的主人公，正是这么一些青年时代来自农村、来自长征，离休、退伍、复员、让贤后，晚年又回到

农村，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长征的革命者。尽管他们在职时是将军、科长、连长、乡长、党支部书记、县长、专员，回乡后都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农民。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理想——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；都只有一个共同的意志——离休不离岗，退伍不褪色，归田不解甲。

本书的主人公，正是这么一些有国家主人翁思想，拖着创伤累累、残缺、多病的身躯，在迈向农村“小康”社会、绿色革命的年代，又留下了累累创伤，甚至苦死、累死、病死在荒山上。他们虽都有了小家，但都忘不了大家、国家。他们虽都不富有，但都有一种自我牺牲精神——输自己的血，建起老区人民致富的造血功能。他们虽都年迈体衰，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都充满激情，都有一个共同的志愿——不到长城志不倒，誓为理想献终身。

本书的主人公，正是这么一些政治方向坚定、忧患意识强烈、奋斗不息的物质财富创造者，矢志不渝的井冈山精神、长征精神、延安精神的宣传员、政治教员，红色种子的播种人。他们的共同使命和政治责任感——唤醒继往开来的后代，奋起战胜西方世界政客鼓吹的，对中国“不战而胜”的演变谋略。他们也都听到了来自青年人的反响——苦不苦？想想长征两万

五,不苦!累不累?想想革命老前辈,不累!难不难?想想南泥湾大生产,不难!变不变?祖国要富强,江山色不变!

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,不禁心潮澎湃,想起共和国的前身——中华苏维埃红都瑞金、革命圣地延安的精神支柱和忠诚卫士,激励我在近十年间,纵横于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、巍巍延绵的井冈山、皑皑白雪的长白山、荒原一片的渤海滨,和书中的主人公同睡土窑洞,同吃高粱米,同啃大煎饼,同享糙米饭、南瓜汤。毛主席的教导“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”,是他们的座右铭,也是作者为这些“对人类有较大贡献”的精英,写下的传略。

马克思对女儿们说过,人生不是为了快乐,而是为了奋斗。奋斗,指引他们在革命征途上,胜似一座攻不破的城、推不倒的山。他们流出的血汗,胜似中南海的源头,浇灌大地的乳汁;奋斗,也指引作者在人生末年,历尽坎坷,为这些人杰抒情怀、立文字碑,纪念这些流血奋斗一辈子的革命者。

这本近乎白描的报告文学集成稿于三年前,但因印数不多未能出版。而今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支持下,她终于和读者见面了。对此,我特向中国青年出版社和给我提供采访方便的延安、榆林、吉安地市委致谢。

目 录

大地之子.....	1
“气死牛”祭.....	17
开拓赋.....	58
将军,风范照人.....	73
播种延安精神的人.....	95
“石德富”原型录.....	108
第二次革命.....	121
丹心女.....	133
“红都”卖货郎.....	147
长征到长征.....	158
“为自己活着矮三尺”.....	171
归去来兮.....	178
海棠花开花落时.....	194

大地之子

在中国版图上，60年代出现了一个垦利县，它的名字虽然不够响亮，可现在已经是一座环境优美、楼房栉比、交通如织的现代化海滨城了。起名垦利县，顾名思义，这是垦荒者的汗水结晶体，是垦荒者同大自然斗出的新世界，是开放在祖国大地的一朵不寻常的花。

是的，历史是这样记载着垦荒者的功勋——垦利县第一代公民——老红军曾华和他的战友们，在荒无人烟的渤海湾，艰苦奋斗，谱写出人生第二乐章的非凡业绩的。

垦利县也是当年15万垦荒者——从日寇占领区逃出来的难民，从土地被国家征用的几个县迁出来的农民，从城市动员来的知识青年；是他们来到黄河入海口，以大无畏的气概，安营扎寨，变沧海为桑田的。

于是，黄河屡次改道酿成的300万亩荒漠，被垦荒者征服了，奉献出70万亩粮田，40万亩经济作物，百万亩畜牧场，五个人民公社。昔日疮痍满目的重灾区，今日变成了美丽富饶的垦利县。

现实是美好的，然而，美好的现实是怎么来的？让我们来

回顾垦荒者走过的道路吧。

在50年代，山东梁山、东平地区的农民，仍然受着灾害和饥饿这两个孪生魔影的威胁。党组织决定让老红军曾华，带领这一带农民来到黄河入海口，开垦荒滩草地，安家创业，度过灾荒。

曾华，他像一粒生命力极其顽强的种子，撒到哪里都能扎根发芽。他立即背着干粮、行李，领着拖家带眷的垦荒者，凭指南针引路，从荒草中开道，坚定地走进渤海湾那茫茫的草海中。

车辚辚，马嘒嘒。经过几天的艰难跋涉，目的地到了。可是垦荒者们却都惊呆了：他们不相信，这难道就是自己未来的家吗！极目望去，无边无际的荒滩草地，看不到一处村庄，看不到一条道路，甚至看不到一棵树木，世界上著名的“西伯利亚”流放地，也要比这里好得多。

这片荒滩孤岛，凉了垦荒者的心，他们坐下来，再也无力前进了，不少人呜呜地啜泣起来。

曾华毫不丧气，相反，信心十足地对伙伴们说：这是一片多好的肥田沃土啊，插根筷子，都会发芽，还怕它不打粮？过去这里所以荒凉，都是因为蒋匪军炸开黄河大坝，迫使黄河改了道。后来，大堤修复了，失去出路的黄河，又在这里冲出一条新道入海。新旧两条黄河，就把这块本来连成一片的土地，分割成了几个孤岛。就这样，黄河把流经几个省区的泥沙，全部倾吐在这片土地上。这块荒草遍野的冲积平原，过去，尽管能生金长银，但土生土长的农民，吃够了黄河改道的苦，一

想起那滔滔而来的无情的黄水，就谈水色变，纷纷流浪他乡去了，只在日寇大扫荡时，才跑回这片青纱帐避难。今天，这块宝地，该在我们的手里改变面貌啦。

曾华一番话，说得大家抬起了头，挺直了腰，一个个跃跃欲试。祖祖辈辈和土地打交道的种地精，哪个不恋不花钱得来的好地？哪个不懂只要长好草就能打好粮的道理？于是，他们就在曾华的指挥下，就地安营扎寨，埋锅起灶，砍柴铺铺。吃的是窝窝头就大咸菜。到了夜里，头顶满天星斗，身卧地球一隅，听老红军讲过草地的故事，大家越听身上越长劲，心里踏踏实实度过了海啸、风吼、妮哭的第一夜。

“有脚不怕没鞋穿”。曾华和伙伴们动手创业。他们在漫人深的荒草中，打桩，划村，立下道路、场院、畜舍的标志，派人侦察地形，寻找水源。“房子怎么盖，木匠哪里来，木料哪里找？”面对多如牛毛的难题，曾华咧嘴一笑：“有脚就有路，有手就有房。不要一根木料，不花一分钱的‘地屋子’，冬暖夏凉，挖出来就能住人。扎把蒿草当木料，平地搭盖人字形的‘马夹子’，一天能搭两个！”他多天没洗脸了，可他说的话气壮如牛，掷地有声，让大伙听了，觉得纵有天大困难，也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

沉睡的荒原复活了，到处可以听到拓荒者的脚步声，镐头、镢头的撞击声。垦荒者营造起的第一批住宅，不过，那情景几乎和巢居穴处、刀耕火种、插草为界的原始人差不多；挖好地屋之后，再铺上荒草，大人孩子，男女老少，一个个住进了地窰子、马夹子。

荒漠，被老红军用汗水和智慧，一天天改变着面貌。没有木材，他们扎柴为木，挖土坯垒桌凳，搭起了两檐拖地，形似马鞍的“马夹子”。自居其中，别有洞天。这种“马夹子”说来有趣，是曾华在一张油画上，看到列宁蹲在“马夹子”旁边，埋头写作，这情景，令他难以忘怀，想不到这回用上了。这些从油画上学来的“马夹子”，被曾华命名“列宁式”。

人们正干得热火朝天，忽然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：派出侦察地形的侦察员失踪了。家属哭哭啼啼来找曾华要人。这个荒原过去曾有海盗、土匪出没。此刻，曾华的内心也十分紧张，马上吹哨子、敲脸盆，组织人手漫荒出寻。

再说这群失踪的“探险家”，自从离开大本营，就跋涉在草深过人的海滩中，一直没找到水源、村落、道路，还迷失了方向、归途。听到有人呼叫，个个都像找到了“如隔三秋”的亲人，泪花滚滚地跑来了。茫茫草原，腾起一片欢声笑语。

大会上，曾华作了自我批评，责怪自己安排不周，考虑不细。失踪者却安慰他：“哪家坟地不长歪歪树？一个白发老者，伴着一群农民在这里受罪，还不够意思？”

教训告诉曾华，茫茫草原如同茫茫大海，行船要有航标、灯塔。这样，黄河农场的牌子在“列宁式”上挂起来了；一面鲜艳的红旗，白天升起来了；一盏熠熠发亮的马灯，晚间高高悬在空中。

困难接踵而来。缺水，开始威胁着垦荒者的生存。幸而无绝人之路，一场大雨来临了。家家的锅碗瓢盆都派上了用场。可等到天晴，各处坑坑洼洼里的泥水，顷刻间又被干

旱的土地，吸得一干二净。

大雨救了人，大雨也害了人。许多没挖好的“地屋子”坍塌了，“列宁式”马夹子进水了。曾华的“列宁式”没进水，但他宁可滚草垛，也要把它当作接待垦荒大军的招待所了。

知识和阅历，启示曾华，必须集中人力，敲一个鼓点：挖塘寻水。又一个战役开始了。大伙干得整天汗如雨下，可打出的水，只能晒盐熬卤。这是生命悠关的吃水问题啊，坐立不安的曾华，策马来到黄河边。他早出晚归，来回60里。回到农场，他兴奋地对着迎上来的人群说：“要问我找没找到黄河，就看我脸上、身上的腌臢，还有没有！”人们打心里笑到脸上：看这位老红军，浑身上下，让黄河水洗刷得多么干净。大家马上敲起脸盆四出宣告：“备足工具，到黄河采水去！”

几里路长的采水队，沿着他的马蹄印，兴冲冲而去。站在黄河边上，个个喝了个饱，洗了个够，然后，驴驮，人挑，车运，满载而归，踩出了农场第一条道路。

该向土地开战了。曾华的腿就是尺，就是丈；他量到哪里，哪里就是垦荒者的土地，烧荒的火把就点燃到哪里。顷刻间，只见大地火光冲天，烟雾遮云盖日。当年的老红军，如今成了何等气派的大地的主人！

垦荒大军懂得：荒原最怕水害。他们未雨绸缪，在处女地筑起了高土层台田，方便排水的条田。耕种没有拖拉机，响彻四野的只是木犁声、耩声。就是这些非常简陋的农具，在荒原上唱起了垦荒者的欢乐乐章。

万亩小麦终于种上了。像是垦荒者的精神感动了大自

然，它及时给嫩生生的麦苗，盖上了一床松软的被子：瑞雪预兆的第一个丰收年，使付出巨大代价的垦荒者得到了报偿。

滴水成冰的严冬降临了，这支垦荒大军经受了更多痛苦的磨难。住在“列宁式”里的南方人——曾华，深深感到了难以名状的痛苦。不过，他不会退缩，倒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，懂得了更多。现在，只从被窝的冷热、湿毛巾挂下的冰凌、趴下起不来的滋味中，就能测出室外海风有多大，大雪有多么厚，气温有多么低了。

尽管他能熬、能顶，伙伴们却不忍心，有人给他们门上挂了草帘子，送来烧好的火盆、姜汤，他还冻得哆哆嗦嗦。蹶屁股的大襟棉袄、大腰棉裤，长期和衣而卧的结果，不知不觉身上长出了虱子。寒冷加上虱子咬，能睡好觉吗？可他偏有心思说“革命虫能叫人睡觉机灵！”

更严重的是，大地冰封，黄河上了盖子，断绝了垦荒者的水源。人们不得不抡起斧头砸，榔头敲，撬棍撬，锤子锤，在呵气成冰的冬天，一个个打赤膊去拉冰块，化成水。“水贵如油”，谁也没有他们体会深哪。

没有收获的日子，还过得很艰难。大年三十，谁也吃不上一顿饺子。不吃饺子不算过年的山东人，都嚷嚷：“连杨白劳也不如了！”曾华很想满足他们合情合理的愿望。他踏雪出门，找了近处找远处，好话说了一大堆，才借来一些杂面，让大伙在年初一凑合吃上了一顿“杂面合子”。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，这里的垦荒者，比起天下最苦的农夫、更夫、挑夫、船夫

还要苦。

不过，这些历经生活磨难的人，都懂得“要吃油多种豆”、“要得富多种树”。他们怀着期望和信心，在曾华的带领下，扩展了耕地；经过几番耕耘，几番碎土，几番细作，新垦的“黄花淤”土地上，又播下了万亩棉花、黄豆、苞米。

严冬和几番烧荒，带走了一片荒草，视野变得开阔了。这时，曾华忽然发现，在黄河故道有一片黑悠悠的自然林带。他欣喜不已，立刻着手开发这个新垦区。不久，那些生气勃勃的野生林像排排列兵，整齐地立在他的新垦的地边、新开的路旁和新建的村前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荒原如今已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农场了。那一张张吃窝窝头的嘴，胃口也变了，填饱了肚子，还要吃果子。运树苗虽说路途迢迢，垦荒者哪怕这点苦，几经周折买来了大批苹果、葡萄、梨子树苗，在垦荒地里造起了偌大片果园。

走千走万，不如黄河两岸。

万亩小麦黑油油一片，又粗又壮，胜过马鬃。垦荒者喜出望外。

万亩豆子、苞米、棉花，也顶开土层，打着伞，向垦荒者露出了笑脸。

20里长的树林，发芽吐絮。

曾华看着这片翠青青、绿森森的原野，情不自禁地自语道：“就是马克思送我上八宝山，我也不去！”久经沙场的老红军不是怕死，而是太恋这块土地了。

气象预报：黄河入海尾闾的凌讯，将要漫滩而过。曾华一惊：又是一场严峻的考验；这不意味着不设防的黄河，要卷走大地上的一切吗？刚刚建起的农场，具备战胜这巨大灾害的应变力吗？

在笼罩着垦荒者忧伤的防凌会议上，身经百战的曾华，审时度势，像作战一样镇静、果断、善谋，作出了“要生存就要垒围打坝”的抉择。

决策者的气度，就是执行者的力量。男人推土打夯，日夜不停，女人装车挖土连轴转。白天，人海一片；夜间，点起马灯，一片人海。“时间就是生命”，“时间就是粮食”这两个口号，从他们流的大汗、出的大力上，给作了最好的注释。

平地崛起了一条长龙，这是御洪的长城，是保命的制高点。曾华眼睛熬红了、人憔悴了，觉得大地一阵倾斜，人就倒下了。可当听到有人报告“听到黄河凌声了”，顿时力量又回到他的身上，他爬起来，磕磕撞撞往堤上跑。堤上的险情令人触目惊心：堆积如山的黄河冰凌，正凶猛地扑打着土坝，也许不消多少时候，土坝就会轰然倒下。曾华悬着一颗心，一边吆喝大伙“扛柴禾”，下水防浪；一边又让老人、孩子，牲口也都上堤。

麻绳常打细处断。山峦野营般的冰凌，漫天而下，低矮处的大堤岌岌可危，刹时漫进冰凌。曾华又忙着安排人手，排除“地屋”积冰。他清醒地看到：只要保住大堤，防止大量冰凌为害，那么，庄稼得水春灌，丰收就有希望。垦荒者的智慧，终于使这场凌讯，有失亦有得。不设防的黄河带来的这场灾害，

在垦荒者面前败退了。

显然是由于垦荒者取得了节节胜利，从广饶县又来了3000移民。他们一路风尘，来到东面临海、北依黄河的孤岛安下了家。已经十分熟悉荒原的先行者曾华，不禁为他们的选择捏了一把汗，急急跑来劝告：“住这片洼涝地，不是等水淹吗？”曾华告诉他们，荒原上有一片自然林地，应该搬到那里去。这批新来的移民大军，又浩浩荡荡地朝新荒地迁徙了。

俱往矣，这片黄河故道，名北站。只因土著农民惯于水害，弃舍它去，才留下几处断墙残壁。曾华对新来的伙伴们说：“后来居上，有树不愁盖不起房子，有野生植物不愁不来财，有墙框不愁没处安身；洪水来了还可以往树上爬呢！”他一席话说得人们咧嘴大笑。

这3000大军立即砍树枝，割苇子，在墙框里，树林中，草丛旁，垒起一排排草窝。相识不相识，都成一家人的社会结构，改变了过去隔墙如隔山的个体经济生活方式，所有大地之子，如今共同拥抱这块处女地。

他们这边安家，那边套犁开荒，一口气种下3万亩黄豆。一个简单的数学告诉大家：平均一人3亩豆子，那收成将是很可观的，好日子已向他们招手了。曾华无私地帮助了垦荒第二梯队，又谆谆嘱咐：只要你愿意把汗水交给土地，不负主人的称号，胜利一定属于你。

一支又一支垦荒队伍，就这样跟着曾华的脚步前进。这位垦荒的先行者，当他摸着农场筷子粗的麦秆、粒大如珠的麦

粒的时，犹如看到荒原长出个金字塔，感到了最大的喜悦和满足。

这一天终于到了。泡在汗水里的垦荒者，夺得了小麦大丰收。家家磨盘响个不停，大馒头整盘端上饭桌，热气腾腾的面条，拌上喷香的蒜泥，这声音，这味道，曾华觉得听不厌、闻不够，贡献的乐趣，奋斗的甜蜜，一下溢满心头。

不长粮食的荒原已成过去，今天的黄河农场要给国家送粮了。他们没有汽车，没有拖拉机，没有电话，只得派人送了封“鸡毛信”。于是一连多天，送粮车络绎不绝。

居安思危。曾华想到，黄河没有笼头，步步都要牵着走。他要求人们把麦子堆成几个大垛。人们不解。他说：“洪水来了，草垛也能当船使，万一堤防不保，草垛能救人！”人们钦佩他想得深，看得远，处处想着人，但又觉得他这个办法，怕是隔靴挠痒痒，到时候不管用。

原野愈来愈展现出诱人的景象：豆子结荚累累，苞米棒子比牛角长，再次显示了新垦地的肥力。可是，当垦荒者正欢喜得击壤而歌时，黄河秋汛又来了。人们害怕空捞一竿篙，老老小小下地掰玉米、摘豆荚，砍豆秸喂牲口。

曾华临阵不慌，要求大家：“重要的是加固围村堤，防洪重于防凌”。年复一年和黄河洪水打交道的曾华，自己立根标杆自己爬。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腾到海不复还”，在这里应验了。齐腰深的洪水，漫滩而下，一片庄稼刹时间变成一片水。“水进村！”“水进屋！”的呼号声，不绝于耳。曾华连连下令：“老幼上堤！粮食上堤！”